

# 原谅我 昏迷不醒

[Memories]

ONCE UPON A  
DREAM IN LOVE

裸婚，到底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无奈？

嫁碗，到底是嫁给物质，还是嫁给幸福？

一部引发「裸婚族」和「嫁碗族」激烈冲突的婚恋力作！

一部开创「疗伤系小说」先河的动人故事！

「原谅我昏迷不醒」，写给那些曾在婚恋里受过伤的人……

纯爱旗舰  
卓越泡沫

作品

CHUNAI QIJIAN  
ZHUOYUE PAOMO  
Works

# 原谅我 -10 沉迷不醒

[Memories]

ONCE UPON A  
DREAM IN LOVE

纯爱旗舰  
卓越泡沫

作品

CHUNAI QIJIAN  
ZHUOYUE PAOMO  
Works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原谅我昏迷不醒 / 卓越泡沫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 9

SBN 978-7-5133-0274-6

I. ①原… II. ①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9854号

---

**原谅我昏迷不醒**

卓越泡沫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天字行文化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 律 顾 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74-6  
定 价: 2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Chapter 1: 青春没有剩余价值·····	001
Chapter 2: 阿凡达是阿凡提的表弟·····	017
Chapter 3: 每颗女人心的深处都有一泓静水·····	038
Chapter 4: 再完美的男人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055
Chapter 5: 他不是金风,我也不是玉露·····	074
Chapter 6: 姜远正的“疼”与“痒”·····	101
Chapter 7: 君子之交太寡淡·····	119
Chapter 8: 幸福微薄得像一只浅碟·····	137
Chapter 9: 美丽自我遇上你开始·····	164
Chapter 10: 沙漠之吻·····	188
Chapter 11: 这么烂的剧情却让我泪流满面·····	212
Chapter 12: 我不让你的生命里留有遗憾·····	235

## Chapter 1: 青春没有剩余价值

### 1

半个月前，冬至当天的上海。

冷阳在南回归线上倾斜地游荡着，黄浦江像一锅冻僵的汤。从物理学角度讲，阳光斜射人体比直射时覆盖了更大的表面积，人也因此会接受更多的阳光。而地理学得出的说法却恰恰相反，这一天的阳光从南纬23.5度射来，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用社会人文学来解释这一切——阳光以恻隐的角度照射在不同阶层人的身上，我们站在台阶之下，被浩瀚的人群挡在身后，我们被刀锋般冷酷的时代过滤着。我竖起衣领走在高耸的水泥塔丛里，渺小得就像暗夜中起舞的灰尘。

得出的结论是，上海的冬至比哪里都寒冷。

兜里的手机在振动。女友欢欢打来电话的那一刻，我吓得一哆嗦，不安的心随着手机重重地谐振起来。按下接听键之前我迅速思考了以下问题：一，冬至须吃涮羊肉而不是春饼。二，这个月我的信用卡只能再透一顿苏武牧羊或者德林火锅了。三，我需要如此这般地说服欢欢心甘情愿地跟我吃一顿苏武牧羊或者德林火锅而不是她公司楼下新开张的那家高档自助火锅。打定主意后我接了起来，听见欢欢没好气地说：“佟颜，工作的事儿有着落了没有！”

我听见女友并没有约我吃饭的意思，一颗心放肚子里了，紧接着我又悬了

起来，因为我又听见了另一个让我不安的话题——工作。

我说：“还没。”并且作出委屈的口气，假装难过得想咬掉自己的鼻子。

欢欢大怒：“你怎么搞的！我前天不是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了吗？我警告你啊佟颜，挑三捡四，那是有能力的人才有的权利！你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你没资格挑剔！而且我还告诉你，要不是我‘发小’在老板手下当差，你以为人家会待见你？”

欢欢的“发小”毕安琪，定居上海，是国内某知名作家的女生活助理。前几天她打电话给我，先是把我在Mook上的连载夸耀一通，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协助那位知名作家完成她本年度第一本新作。我详细地询问了“协助”一词的概念，后来弄明白了——除了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和封二的作者签名不用我协助之外，其余部分都由我独立完成。报酬是每千字30块钱。我答应毕安琪考虑一下，回头这件事就被我压了下来。

我端着电话对欢欢说：“那不叫‘协助’，那叫‘我替她写’！就算我写得再好也要署人家的名，我干嘛要替别人做嫁衣裳啊？再说，以她的知名度，卖五十万册跟玩儿似的，这一部书至少能赚出一套豪宅了。再看看我得到多少？按一本20万字计算，才6000块钱！还不够买个德国坐便器的！她吃肉，连肉渣渣都不给我，她好意思吗？”

欢欢正色道：“这你就想错了，你卖的是文，人家卖的是名！这个时代拼什么？知名度！就算曹雪芹活在当今，也得靠博客点击率吃饭，不然就得再饿死一次。”

我说：“哟，按你的说法，现今时代就该宣扬‘王侯将相各有各种’了？”

欢欢说：“王侯没有种，可是术业有专攻。成龙的替身，唐老鸭的配音……卑微吗？不卑微，高尚着呢！你不干，有的是人抢着干。给你打一个比方——工作，就像一个长相平平身材平平的女人。你不愿意上？提着裤子排队的男人多了！”

我说那性质可不一样，“成龙的替身唐老鸭的配音，人家好歹能混上字幕，我可是纯地下的，见不得光的！”

欢欢不干了：“好吧，你是鸿鹄，我就是一小燕雀。依我看咱俩还是分了吧，省得我再耽误了您的大好前程……”

我说：“得，姑奶奶，我明天就去面试还不行？”

“乖！”欢欢啪唧亲了电话一口，“待会儿来接我，公司楼下新开的那家自助火锅，不见不散。”

说完把电话扣了。我的思维久久回荡在她最后一句话的尾音上。

我和欢欢属于这个城市里很典型的一类情侣。我们认识于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在一个可以容纳30人的KTV大房里，她唱了首陈慧娴的老歌《飘雪》。中间有一大段伴奏，误以为结束的我独自鼓起了掌。她瞪过来一眼，不知道是责备还是窃喜，眼神里挺优越的。彼此是谁的裙带关系不知道，K歌是谁结的账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们算认识了。

是谁在几百年前发明的成语？性如烈火，性如烈火——简直太TM贴切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吃了两顿上海本帮菜，深夜里去延安西路蹦了次迪。蹦迪绝对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破鞋行径。从那里出来的妙龄男女通常心有灵犀，简洁得只剩两句话。“去你那儿？”or“去我那儿？”欢欢虚脱得靠在我的肩膀上，无比犀利地问了第三句话。

“那个谁，你带身份证了吗？”

我们一身臭汗地滚在如家酒店的床上。似乎一切都那么自然，水到渠成。

姐姐佟卿一个月前打来电话问：“佟颜，听说你交了女朋友，什么时候带来姐这儿吃顿饭，也让姐看一看。”

我说：“八字没一撇呢！再说这什么时代了？我才23岁，我要是郑重跟人谈婚论嫁，保准吓得人家一溜跟头。”

这只是我的托辞，主要原因是姐姐佟卿刚离婚半个月，我不想给她添麻烦。

佟卿说：“不谈婚不论嫁，谈的什么恋爱？”

我笑：“你是不是想说‘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啊，可问题是我拿什么结婚呢？按80后的标准讲，我没车没房父母健康。按90后的标准讲，我唯一养得起你的地方就是能让你养眼。可那有什么用？爱情可以望梅止渴，可婚姻不能画饼充饥！综上，你弟弟我只有资格耍流氓，没资格结婚。”

佟卿听得直叹气，但是她不训我。姐姐知道我不是坏孩子，只是有时太悲观。何况，从严格意义说，她自己也是个婚姻失败者。

姐姐佟卿比我大了15岁之多，是一个女奥特曼，或称out woman。我真想告诉她，如今的恋爱可不像15年前那么严肃。房价太贵，流氓有理。而且这年

月女流氓比男的只多不少，比如欢欢，一年之内就换了4个。她的家里陈列着她前任赠的mac本本，前任的前任送的索爱手机，还有更早的前任买给她的许愿精灵香水。跟博物馆似的。我呢？我光请她吃了几顿饭而已，我断定自己撑死也就是两个半月的事儿。

青春这东西，跟纸币一样，本身没有价值，也许在特定的条件下会体现出那么点交换价值，但是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剩余价值。

青春，是当今男女的时尚标签。拥有一个青春气息的情侣，是他们另一大标签。为什么欢欢在她前任离开后，后任到来前的短暂空白期里让我紧锣密鼓地加了一个塞儿？对此，欢欢的解释是：“身边的朋友伙伴埋头给自己的小男友按短信的时候，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手机上啪嗒啪嗒按俄罗斯方块吧！”

听完我忍不住地想，丫就是个女流氓！

## 2

冬至晚上这顿涮羊肉到底吃砸了。

我知道那儿贵，可没想到会那么贵！几个白菜叶一小把油麦菜擦上几片冻豆腐拼起来就要58元一盘。偏偏欢欢就喜欢这种死贵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在明天上班时不经意地跟那些性情相投的女同事说“我昨晚又去哪儿哪儿吃的”，再不经意地把金额透露出来，最后还要不经意地看着对方笑眯眯咬碎苦胆的样子，圆满！天可怜见，她的同事再怎么苦也不会苦过我！欢欢对着菜谱，二指前戳目不斜视。服务生拿着点餐器噼噼啪啪地按着，我在心里默算着总价。我们的分歧在于一盘水果沙拉，这是一盘可以让晚餐锦上添花的沙拉，也是一盘让总价破四冲五的沙拉。我兜里只有四百块，这使得此前的良好表现付之东流。此后，欢欢拉长了脸整晚地不快，甚至我讨好地将一片鲜嫩的羔羊肉捞出来来到她的碗里，也被她夹起来“Bia”的一声，扔回锅中。

那“Bia”的一声很重要，它溅了我一手汤，让我激灵得猛一抬头。我看见一个女孩正推门进来。

我不是没见过美女，也深知在欢欢面前看美女的严重性。可进来的那个女孩有一种挺特别的气场，她有本事让人不得不看，也有本事让人过目不忘。她直发，奶白色的羊绒大衣，黑色的裤袜，黑色的高跟筒靴……除了那件大衣，



其余都是经典款式的——过了气儿，穿出来又很和谐的那种。唯独那件大衣险些令我和欢欢惊呼，因为那是MAX&Co的意大利品牌。前几天我和欢欢在淘宝网上苦苦寻找它的仿品，找是找到了，仿品都要1500多，而且仿得一点都不像。如今，那件令欢欢神往的大衣就穿在女孩的身上。

她步子很小也很慢，如果让欢欢来形容，她一定会说人家“小碎步连环错落，俩膝盖跟伸不直似的”。而在我眼里，恰恰是那种膝盖微弯，慢而优雅的步伐，对男人构成了绝对的杀伤。这女孩，线条很美。

有时候想想吧，女人都是可口可乐，内在是一样一样的，线条才是关键。有的女人是罐装的，而有的女人是瓶装的。于是有的卖一块八，有的就卖两块五了。

长相没容我仔细看——欢欢冷若冰霜的脸让我明白，我看得够多了。

我赶紧笑笑，吃肉吃肉！

白衣女孩在我的左前方，和欢欢平行的一个位子坐了下来。这下欢欢更不高兴了，眼睛一个劲儿地斜人家。服务生上前倒了杯热茶给女孩，她淡淡一笑，脱下外套，露出高领的打底衫。佐丹奴的，欢欢撇了撇嘴。这会儿她顾不上吃了，一只眼颇有敌意地盯着那女孩，另一只眼还要监视着对面的我有没有暗送秋波。

女孩抿了口茶，开始翻看菜谱。少顷，脸色有些难看。她怯生生地问面前的服务生：“请问……你们……只有这一份菜谱吗？”

服务生微笑，点头。

女孩有些结结巴巴：“可……可是，我感觉价位和‘好吃上海’网站上介绍的差了好多……”

服务生顿时笑了：“小姐，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个问题了。网上的那家火锅店叫做‘福兴火锅城’，在马路对面的弄堂里，是工薪阶层的餐馆。而我家叫‘府兴火锅城’，是较为高档的酒楼。”

女孩的表情很尴尬，有心要走，可外套脱了，茶水也喝了，再离开总会有几分难为情。可不走，价位确实高得离谱。在服务生第二次问道“小姐想要吃点什么”的时候，女孩抬头微笑，羞赧中透着另一种大方，她说：“那就来一碗面吧。”

多恰如其分的笑容，多好的处理方法！我想，即便是她面前那位候了多时

的服务生也会暗自称赞。

“穷酸！”

声音不大，但是足以让我们几个听得清晰。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我那宝贝女友欢欢。

女孩的表情如同夏日里遭遇一场寒霜，笑容还来不及散去，就实实在在地冻在了脸上。我诧异地看着欢欢，听见她又低吼了一声：“看什么看！说错了吗，一份沙拉都要算计，不是穷酸是什么！”

我和女孩迅速对视了一眼。我本想用眼神解释一下——她是在说我呢，不关你的事。却看见女孩的眼睛几乎以掠的速度滑过我的脸，慌忙垂下，并且再也没有抬起来。欢欢的那句话太挫人自尊了。

剩下的时间里，我的思维已经不在欢欢的频道上。我一边寻思着如何尽快结束这顿晚餐，一边偷眼看着女孩悄无声息地吃一碗素汤面。

她回避我的目光，小心翼翼地藏着眼底的不自然。写字的人生性敏感，第一次见面，她勾起了我的心疼。我记住了她的脸，并且地给那张美丽的脸起了个名字——“一碗阳春面”。

吃完火锅之后，我照例把欢欢带到了黄兴路上我租的两室房子里。以往欢愉的时候我都劝欢欢收一收丹田，房子的隔音很差，一墙之隔住着我的同租室友亮子。今天不同了，亮子租期已满搬出去了。一想到自己还从未把欢欢送上高分贝的云端，我浑身的血齐刷刷上涌。我一边脱衣服一边说：“要不你把你那房子退掉搬过来和我同住算了，省得我还得另寻室友。”欢欢磨磨蹭蹭地褪下袜子，嘴角撇上了天：“别逗了，就这破房子，噤——”

今晚的欢欢一反常态，用冷暴力抵制我的热情，算是报一箭之仇。我挥汗如雨，人家一声不哼。可以想象这事儿在安静中进行有多别扭，跟老农民锄地似的。这时欢欢发话了，她说：“哎？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妞儿了。”

“谁啊？”

“装什么傻！就那吃面条穿佐丹奴，配一个假的MAX&Co大衣的妞儿。”

“你怎么知道人家那大衣是假的？”

“有用佐丹奴配MAX&Co穿的吗！我总不能认为那件佐丹奴的打底衫是假的吧？”

我不喜欢欢欢这样，可以说烦透了。她是一个向来以物质衡量别人的女

孩。上一次我和她讨论男人中的翘楚。我连说再比划地列举了一些很“爷们儿”的男人，欢欢一头雾水根本无从理解。在她面前，你不能说“谁谁烧得一手好菜”，“某某帮岳母换燃气罐”，“从不在公车上和矫情的女售票员角”这些例子，这样她听不懂。你只须说“这是一个穿乔治阿玛尼的男人”，她才会用降调长长地“哦”一声，说“没错，这人的确很‘爷们儿’。”

我翻身坐起：“佐丹奴怎么了！从几百米的夜空俯视上海，一切都是灰蒙蒙。肉眼能分辨的两个标志，其中一个就是南京路佐丹奴旗舰店锃亮的大牌子！另一个是班尼路！你要知道，陆家嘴不是曼哈顿，上海也不是纽约。”

我生气了，还没结束就软了下去。

“怎么？”欢欢冷冷地笑，“要不，你把我想象成她试试？”

“我没那么好的想象力！”我说。

欢欢没说话，跳下床二话没说开始穿衣服。回头冷冷地斜了斜嘴角，摔门而去。

窗外，月亮苍白得像谁哭过的脸，我望着沉湮的上海夜色，突然很想吸一支烟。这个城市里，到底有没有我想要的爱情？

### 3

佟卿给我汇款的同时，我已经开始在网上发求租广告了。我租下的这处房子是军区退休干的家属楼，始建于1985年，墙皮脱落，水喉裸露。唯一的好处在于墙厚隔风，特别暖和。我用2000元租下这两室的房子，我务必尽早将另一个房间租出去，否则每晚就会多损失33块。这笔账我算得还是很精明的。

佟卿在电话里说：“我又给你汇了一万块，这笔钱你省着点花。你用钱的地方多，姐姐最近又……离了婚，只好先委屈你一下了。”

这已经是三年内佟卿汇给我的第三个一万块。此前的佟卿是个阔太太，姐夫简桐是个有抱负有本事的男人，也曾被我视为奋斗的理想，生活中的偶像。他和姐姐同岁，才貌双全，意气风发。还不到40岁便已事业有成，有四室两厅的豪华住宅和一部英菲尼迪的越野车。姐姐和姐夫是大学同学，平心而论，无论才华还是相貌，姐姐都配不上姐夫。我曾私下里将二人做过衡量：论长相，佟卿搁在9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里纵向比较，充其量算是中等，要是拿到社会上

横向比较，那就是中等偏下。简桐属于标准的帅哥，唐国强那一款的，温文尔雅，放到哪里都是焦点。论性格，佟卿介于温柔与彪悍之间，近几年照顾简桐生活起居还算周全。可在早年，我也曾目睹佟卿大展中年妇女的口舌功夫，把简桐数落得无可奈何。性格这一条，姐姐仍旧一般。而姐夫就不一样，沉稳和藹，又不怒而威。尤其是那一年父亲摔折了腿，简桐不离左右地伺候，细枝末节之处就算是当女儿的佟卿也自叹弗如。连八十几岁的外婆见了都不免感叹：“佟卿嫁了简桐，把几辈子修来的福都用在这辈子上了。”

说这话的时候妈妈一个劲儿地给外婆递眼色，求她别把大实话供出去。大抵从那个时候开始，全家人就有种不安的预感。可一晃又过了七八年，简桐和佟卿日子过得越来越平稳。简桐飞黄腾达，佟卿夫唱妇随。结婚十几年来，尽管二人膝下并无一男半女，但是简桐一贯的表现让坐在火山口的全家吃了定心丸。这是座死火山——简桐这孩子，靠得住！他们得出结论。

结果，佟卿“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只用了半辈子便已用光，简桐这座死火山到底还是爆发了。离婚后，简桐把四室的房产和越野车全都留给了姐姐佟卿，落得净身出户。父母扼腕叹息，全家人刨根问底。“他姓简的外面是不是有了人？”“挺好的男人，挺美满的婚姻，怎么说离就离了呢？”倒是佟卿表现得近乎淡定，三缄其口。她平和地笑对一切：“离就离吧——你们看这大房子，这装修，这车……靠我一个人奋斗，要几辈子才能赚来这些？他简桐是炙手可热的奇花名器，我是青楼的老鸨，他拿了这么多的贱身契出来，我有什么理由不放他走？我不吃亏……”回头却又在半夜里跟我哭诉，她说：“佟颜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东西天生注定是你的，哪怕是你同床共枕的丈夫或妻子。在这个时代，‘夫贵妻荣’是最大的谬论谎言。人家贵，凭什么要让你荣？这空房子，这车，就是我追求了半生的荣光吗？你姐姐为他操劳了十几年啊，就值这么多吗？”

作为一个85后，跟得上时代的男生，我并没有对简桐咬牙切齿，相反，还有着几分兔死狐悲的惺惺相惜。不用问我也知道，简桐舍弃一切跟小三跑了。凭我对简桐的了解，那一定是个年轻貌美，有学识有品位的极品小三。越是成功的男人，就越需要挂满成功的商标。他们比兜里的票子，比家里的房子，比车库里的坐骑。而二奶这种商标则最具特殊性，不仅可以授人无限荣光，还可以寄存那些老男人无处安放的情怀。如今的“二奶会”多普遍啊——成功男人

的聚会，清一色携二奶前往。而家中的原配呢？再怎么光彩照人也没人艳羡，再怎么寒碜也没人笑话。“二奶”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大奶而独立存在，在于二奶是男人的身份证和包装纸，而大奶不是！

大奶是什么——如果非要沿着上述比喻的话——可以比作包装里面的防腐剂。质量好一点的，让他干巴巴地陪着自己天长地久。质量不好的，眼睁睁看着他腐败掉。夫贵妻荣这种说法没错，但错在“荣”已经不是女人臆想中的那个“荣”，而是包容的“容”。夫贵，则妻必容之。否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这些话如若对佟卿说了无异于伤口上撒盐。她可能不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却是天下最好的姐姐。我只能安慰她想开一些，同时穷凶极恶地对小三批判一通。

我对简桐的做法并无厚非，却对小三这一角色深恶痛绝。心中暗自歔歔：我听说过小三挖墙角的故事，却没见过哪个小三把锄头舞得如此干净利落。如有机会，定要看看简桐那位新欢是怎样的三头六臂！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这是租房广告发布后的第一通来电，是一个女生打来的。

情绪刚刚被佟卿调动起来，这会儿有些收敛不住，使得讲电话的口气很冲。我对那女孩说：“抱歉，我在广告上写得很清楚。我是男生，希望找一个男室友合租，最多可以接受情侣。对于单身女孩，对不起——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电话里的女孩有些沮丧，可语气依然轻柔：“真不好意思佟先生，我看见了你的合租标准……不过，可不可以听我陈述下原因？我身体不是很好，想租下一间相对暖和的屋子。我物色了好几天，真的没有比阁下的房子更适合的了……既然你可以接受情侣，为什么单身女生就不行呢？我想，或许我们可以面谈一下，我愿意多出一百元月租……”

是啊，为什么我可以接受情侣，不能接受单身女生——还不是因为欢欢那小娘！依她那个脾气要是得知我跟小姑娘异性合租——还是一独身的——不得抽我的筋扒我的皮？

“抱歉，真的不可以。”说完我撂了电话。

半分钟后，那女孩又打回来了：“不好意思，您能再考虑一下吗？如果您想清楚了，就打这个号码联系我。我姓潘，我真的很需要一间暖和的屋子……”

这一次，她将称呼中的“你”换成了“您”。礼貌所带来的好感不言而喻。我说：“好吧潘小姐，如果想清楚了我会通知您的，不过，实话实说啊，可能性不大。”

4

直到过了一周，我也没找到一位合适的合租伙伴。我已经白白损失了二百多元。

要知道这可是在全国物价最前沿的上海，佟卿汇给我那一万元也就够我撑仨月的。思前想后，决定让毕安琪安排我面试。早一天地成为枪手便可以早一天领到薪水，不仅如此，这也是和欢欢冰释前嫌的好机会。

我和欢欢终于又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她在电话里嘱咐我：“待会儿看见作家，一定要沉稳，要扮出才子的样子，这样人家才会录用你！”

我说：“这个要怎么扮才好？”

“废物！又没让你扮上唱戏，装才子有什么不会装的！”欢欢盛怒，“莎士比亚读过没有？”

我说：“没有。”

“现代诗歌会不？天上的街灯啊，明了暗了什么的。”

“不会。”

欢欢忿忿道：“那四十五度角仰天流泪你会不会？”

我连连点头，说：“这个我会，刚刚在路上迷眼睛来着。”

“行！那估计没问题了。待会儿逮个机会用手机跟作家合个影拿给我看，哎说真的，我还没见过活的作家呢！”

我说：“这个简单，不管录没录用，我都满足你这个愿望。待会儿摆一个哥俩好的pose让毕安琪给我们来个三连拍。”

我的自信在面试开始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轮到之后，逐渐化为乌有。走廊里，我的左右和前方坐满了前来应征的文艺女青年。她们或穿着旧式的花格子衬衫，或蒙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大披肩，凡此林林总总，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枪手”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此前我还觉得自己来应征这样的工作简直是暴殄天物，如今我想的是，不管是天物还是什么物，于万千人之中被

暴殄一通将是多么幸运的事。

傍晚时分，终于轮到了我——面试群体中唯一的男写手。随即我见到了那位大作家，美丽而精致，简直像个假人！

她低头看了看我的简历，又抬眼看了看本人，扮酷地将椅子猛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背对着我面向大落地窗。她指了指天空，用一种近乎童声的嗓音问道：“当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向那里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一个什么词汇？”

我说：“苍穹？”

她说：“Good！”

又指了指高楼下蚁群般的人影：“那么这一次，你又能联想到什么词汇？”

我答：“尘埃？”

“Perfect！”她说。

“能不能用‘尘埃’给我造个句子？”

“我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却在尘埃中开出花来？”

她那仿佛是藏着几元方程的眉头突然解开了一般，咧开嘴像孩子一样笑了，并且露出深红色的牙龈。我立刻就觉得她的长相不那么精致了。

“恭喜你，这一轮你通过了，请在助理办公室等我。”她说。

我讪讪地从她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偷偷地把毕安琪塞给我的那张纸条扔进垃圾桶。那纸条上写着的便是我回答的那两个词汇和一句话。

眼前的文学女青年们一片惊呼，哇——面试通过啊！并像记者采访一样问我有什么感受。

我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愚弄的白痴。

我刚刚用的是“就像”，而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感觉升级为“就是”！我坐在毕安琪的助理位子上，从傍晚等到九点钟也没见这位作家再次宣召我。其间，我目睹了她把前来面试的一位女写手的简历和荣誉证书一把扑撻在地上。她不耐烦地翻着小白眼球：“你对我讲那么多获奖经历有什么用啦？请你明白，我是来请你为我服务的，不是来听你炫耀的。”我看见那位女写手低着头难过得把单丝袜都抠破了。这么冷的天啊，穿丝袜来面试啊，腿何以堪啊！继而我又目睹了这位大牌作家因为找不到一个USB的帽帽大发雷霆，毕安琪小跑着过去，以一个很屈辱的姿势在她脚下的细绒毯上跪爬了二十分钟寻找未果，被她劈头盖脸地训了二十五分钟。她的话里夹杂着听不懂的方言，雪白的

牙齿和深红的牙龈高频率闪动着，在她对面，毕安琪这个23岁端庄女孩的眼里有隐隐的泪光。我不忍再看，转头望向窗外。对面就是著名的上海恒隆，如果手脚够麻利，足以在十分钟之内买一个新的USB回来。

高楼之下车水马龙，微小如同蝼蚁。我们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即便这样，也无缘在尘埃里开出哪怕一朵花。

毕安琪流着泪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蓦然发现坐在位子上的我。我递过一包面纸，看见她尴尬且不知所措的神情。

“你还没走？”

“嗯，我等她的通知呢。”

“哦，她可能忘了，你等我通禀她一下。”

“还是算了，”我笑笑，通禀这个词用得真是传神。我说，“你走你的吧，你的上司脾气古怪，没准儿一个通禀也会让她龙颜更变。”

“你……都看见了。”

“嗯。”我点头。

毕安琪苦笑：“老板这个职业，好脾气的可以做，坏脾气的也可以做。而助理这个职业，必须有着高素质和好耐性——是不是很不公平？”

我也笑笑，表示赞同。毕安琪还想解释什么，可看见我如此反应，便也沉默不语。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这是物欲横流的上海，她所拥有的是一份月薪八千的工作，后面有比狗还多的追逐者和比狼还贪婪的目光。自古以来，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如今，有无真本事已经不再是评判“当行人”唯一的标准。而“钱压奴婢手”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换成毕安琪给大牌发工资，她同样可以让大牌以各种令人想入非非的姿势在地上跪爬着寻找一支USB帽帽。她甚至可以在大牌寻找半小时未果之后，突然变戏法一样地拿在指尖上，弹出一道弧线，告诉她：给我捡回来。

毕安琪套上她的D&G羽绒服，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尽量不让它发出啄地的声响。出了写字间，她隔着落地窗回头冲我微笑，做了个Bye的手势。碎步子婀娜着离开了。



拥挤的上海，每天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庞大的上海，氤氲着一千九百万的呼吸。对于我一个人来讲，方才的那一幕堪称屈辱，可对于约等于一千九百万的其他人，毕安琪的情影依旧光鲜。这还不够么？

我又等了大牌一个小时，十点钟的时候，我忍不住敲了她办公室的门。

“你是？”她惊讶。

“我叫佟颜，方才面试通过，正在等你下一步的安排。”我惊讶于她的健忘。

“OK, Tony, 你已经被录用了。留下你的地址，接下来我会show给你我们的合同以及我对你的requirement。”

我说：“这个没problem，可我不叫那个名字，我叫佟颜。”

“Co——me on, ”她得意地撇了撇嘴，露出天山童姥般的笑容，“那个名字太难听了，从此以后你就叫Tony好了。还有，Tony,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我：“……”

5

在一个五大三粗浑身散发着臭汗味的男人巡视了我的房子，一口价给出七百五并且明确告诉我不二价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让那位独身的“潘小姐”来看看房子了。

我拨通了潘小姐的电话，她很开心地问我：“那么，此行我是不是可以签合同，入住了呢？”

我说：“这个恐怕还要等见过之后才能定夺。你知道的，异性合租，对彼此的要求可能比同性还要多些，不管怎样，来看看总是好的。”

我冠冕堂皇地给自己留了条退路。这世上大抵没有男人愿意和一个丑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她大概听懂了我的意思，不便说破，约定十分钟之后见。

欢欢打来电话询问面试的情况，我和她煲了一刻钟电话，此时门铃就响了。“来人看房了，”我说，“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

“少九百五别租啊！”欢欢叮嘱道，“这可是上海，黄兴路的地段儿，绷住了听见没有！”

我一边哼哈着一边打开门，当那一片白色的羊绒质地飘进我的视野之后，